

語絲第一三〇期

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出版

沙灘上（無題之九）

廢名

站在史家莊的田坂當中望史家莊，史家莊是一個「青」莊。三面都是堤，堤脚下竹林這里一簇，那里一簇。樹則沿堤有，屋背後又格外的可以算得是茂林。草更不用說，除了踏出來的路只見牠在那裏綠。站在史家莊的堤上，史家莊被水包住了，而這水並不是一樣的寬闊，也並不處處是靠着堤流。每家有一個後門上堤。在這裏河流最深，也最窄，河與堤間一帶草地，是最好玩的地方，河岸盡是垂楊。迤西，河漸寬，草地連着沙灘，一架木橋，到王家灣，到老兒鋪，史家莊的女人洗衣都在此。

天氣好極了，吃了早飯，琴子下河洗衣。

琴子真是一個可愛的姑娘，什麼人也喜歡她。小林常說她「老者安之，少者懷之，」雖是笑話，卻是真心的評語。沙灘上有不少的孩子在那裏「揀河殼」，見了

他們的琴姐，圍攏來，要替琴姐提衣籃。琴子笑道：

「你們去揀你們的河殼，回頭來都數給我，一個河殼一個錢。」

「姐姐替我們紮一個風箏！」

他們望見遠遠的天上有風箏。

「紮風箏，你們要什麼樣的風箏呢？」

「紮一個蜈蚣到天上飛。」一個孩子說。

「蜈蚣紮起來太大，你們放不了，——就是你們許多一齊拉着線也拉不住牠。」

琴子說着，一眼看盡了他們。

「姐姐說紮什麼就是什麼。」

「我替你們紮一個蝴蝶。」

「就是蝴蝶！蝴蝶放得高高的，同真蝴蝶一樣。」

一個孩子說：

「姐姐，你——

你前回替我紮的球，昨天——昨

天——昨天天黑的時候，我——我們在稻場上拍，我拍

得那麼高，拍得天上飛的蝙蝠中間去了！」

「哈哈，一口氣說這麼長。」

這孩子有點口吃，他以為是了不得的事，一句一句的對琴子說，其餘的居然也一時都不作聲讓他說。

琴子來得比較晚，等她洗完了衣，別的洗衣的都回去了，剩下她一個人坐在沙上。她是脫了鞋坐在沙上晒，——剛纔沒有留心給水濺濕了，而且坐着望望，覺得也很是新鮮。那頭沙上她看見了一個鷺鷥，——並不能說是看見，她知道是一個鷺鷥。沙白得炫目，天與水也無一不是炫目，要她那樣心境平和，纔辨得出沙上是有東西在那裏動。她想，此時此地真是鷺鷥之場，什麼人的詩把鷺鷥用「靜」字來形容，確也是對，不過似乎還沒有說盡她的心意，——這也就是說沒有說盡鷺鷥。靜物很多，鷓鴣也最靜不過，鷺鷥與鷓鴣是怎樣的不能說在一起！鷓鴣棲巖石，鷺鷥則踏步於這樣的平沙。她聽得沙響，有人來，掉頭，是紫雲閣的老尼姑。她本是雙手抱住膝頭，連忙穿鞋。老尼姑對她打招呼：

「姑娘，你在這裏洗衣呵。」

「是的。師父過河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纔在姑娘家來，現在到王家灣去，——這是你家奶奶打發我的米。」

尼姑說着把裝米的布袋與手挂的棍子放下來，坐下去。

「噯喲，我也歇一歇。」

「師父該在我家多坐一坐，喝茶，有工夫就吃了午飯再去。」

「是的，我坐了好大一會，奶奶泡了炒米我吃，——此刻就要去。我喜歡同姑娘坐坐談談。」

琴子看了老尼的棍子橫在沙上，起一種虔敬之感。

「姑娘呵，像我們這樣的人是打到了十八層地獄，——比如這個棍子，就好比是一個討米棍。」

這越發叫琴子有一點肅然。

「師父不要這樣說。」

只說這一句。沒有說出來的是：「倘若真有所謂地獄，我們要靠師父這棍子到地獄裏去引路，人世的辛苦

磨得牠這樣光澤！」

這個尼姑無論見了什麼人，尤其是年青的姑娘，總是說她的一套故事，紫雲閣附近的村莊差不多沒有人不曉得這套故事，然而她還是說。她請琴子有工夫到她廟裏去玩玩，接着道：

「我們修行人當中也有好人——」

一聽這句，琴子知道了，但也虔敬的去聽——

「從前有兩個老人在一個庵裏修行。原來只有老道姑一個人，一天一個七十多歲的老漢來進香，進了香，他討茶喝，他接了茶，坐在菩薩面前喝，坐在拜席上喝，——姑娘，修行人總要熱心熱腸纔好，我們廟裏，進香的問我討茶，沒有茶我也要重新去燒一點茶。」

歇了一會，問一問琴子的意見似的。

「是的。」琴子點一點頭。

「他坐在拜席上喝。他歎氣。好心腸的道姑問他還要不要茶，他不要。他說，『真星不惱白日，真心是松柏長青，世上惟有真字好。』道姑問他，『香客，你心

裏有什麼事呢？我看你的樣子心裏有什麼事。』姑娘，他就告訴好心腸的道姑，說他心裏有事，說他走了一百五十里路，走了三天，走到這深山裏來，他朝山拜廟，到了許多許多地方。」

說到許多許多四個字，伸手到沙上握住棍子，彷彿這樣可以表示許多。倘若是莊上的別一個姑娘，一定一口氣替尼姑把下文都說了，琴子還是聽——

「他說他年青的時候生得體面，娶一個醜媳婦，他不要他的媳婦，媳婦真心愛他，一日自己逃走了，讓丈夫另外娶一個體面的。現在他七十多歲，那裏還講體面二字，他只念他從前的『真心』，他有數不盡的懺悔。」

說到這裏也知道加重起語勢了，說那老道姑就是那老漢的「真心」，他們兩人接着是如何的哭，兩個老人從此一處修行。琴子倒忽略了老尼的用力，只不自覺的把那習聽了的結果幻成爲一幕，有山，有庵堂，庵堂之內老人，老道姑……

尼姑說完也就算了，並沒有絲毫意思問這套故事好

不好。琴子慢慢的開言：

「師父還是回我家去喝茶，吃了飯再到王家灣去。」

「不，奶奶剛纔也留了又留，——回頭再來。」

但也還不立刻起來，兩人暫時的望着河。河水如可喝，琴子一定上前去捧一掌敬奉老尼。

老尼拄着棍，背着袋，一步一探的走過了橋，琴子提衣籃回家。

### 追悼會

病火

北山在那里做他的小說，猛然記起今天是三一八，筆停了，他似乎應該赴追悼會？——真的，他要赴追悼會。

「時光過得好快呵。」三一八使得他覺得時光過得快。何以故呢？就因為停筆，正在不寫不行的時候停筆。去年三一八——不是三一八，是三一八的後兩天，總而言之是三一八，他也是這樣停了筆，停筆去送葬。

會場上還沒有什麼人，死者的像片掛起來了。北山看見了是掛起來了，然而沒有看像片。天是下着很大的雪。開會既還有待，北山到雪地裏走走。他不冷，雪很好玩，他就在雪地裏玩，活潑潑的想，——說實話，他實在是活潑潑的，一點也不像赴追悼會的樣子。

「雪呵，雪呵，你下罷，下得大大的，我總比你狠，你不能叫我不站在這裏，你下得叫我的身上沒有熱，那我算是被你壓服了。」

北山今年不知在那里弄得了一件外套，敢於這樣誇口。

會場上人添了好多，北山又走進去，迎面一個朋友友道：

「北山，你來了？我們今天請你演說。」

分明是來了，然而要問「你來了？」北山好笑。演說則他做夢也夢不見這兩個字。

「那不行，那不行。」北山連忙答。





台上說話的掉了一個人，——主席什麼時候下了主席之席？既然掉了一個人，北山聽——

「剛纔主席報告的……」

「放屁放屁！」北山簡直惱得要衝破屋頂，同時又歎一聲氣，「不該來！」坐在家裏寫小說，難道就不配是北山？難道北山碰着了死者的鬼魂有什麼抱歉不成？不知道是經了這麼一想還是惱得利害了繼續不下去，北山冷靜了好多。台上沒有掉人，北山心裏曉得，眼睛倒沒有清清楚楚的去看。

北山彷彿此刻纔走進會場——這是怎麼說呢？他來的時候也就掛在那里的幾幅哀聯，他這纔看見了。從最末一聯最末一句看——

愧我難爲後死人

「放屁放屁！」不知怎的又惱。惱猶未了，更瞥一句——

君等爲國犧牲

「噯喲，我要上台去演說！」北山咬着牙齒一歎。

心裏說，寫出來就是——

「我不怕得罪大家，我請大家原諒我，我心以爲痛切的話我不得不對大家說，這許多對子要拉下來纔是我們開的追悼會！」

北山脚在那里擦，想一躍跑上台。「噯喲，這怕是我自己的不是！」立刻又這麼一歎。「演說的大概只能說這樣的話，做對子的也大概只能做這樣的對子。因了哀而想說，因了哀而想寫，想說想寫便忘記了哀，想說想寫就是了。……自以爲寫得好，得意，而且要掛給人家看，這時追悼會大概就變了展覽會。……這原是很自然的呵。」

北山笑了，笑自己，自己剛纔的演詞也都無謂，喜得沒有上台。

死者的同鄉上台報告：

「我不會說話，我知道他，S烈士，是很用功的，如果不死於難，將來一定……」

北山不知怎的突然離開座位溜了，也不管人家要他

演說或不要他演說。

雪地裏他吐了一口好氣。走在路上，想，回去可以重新寫一篇小說，題目就是追悼會，紀實，——「這個題目？」——這個題目觸動了他什麼。

他確乎另有一個追悼之感，但不能明白的意識出來追悼什麼。「追悼北山？」他笑。是的，似乎不完全是。

這是一月以前的舊稿。這兩天我對於我的無論什麼文章都討厭，我也沒有話說。我生平沒有做過敷衍的事，今天我還得寫字，我實是敷衍！呸！

中華民國四月二十一——倒填兩日，二十八！當一個日記。

## 此遊

學昭

誰道閑情拋棄久，

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。

語絲

第一百三十期

——馮延巳蝶戀花——

正在困苦於奔走的旅程的我，忽然又決定了還家的日期，陡然走了。寒假中，淒清的客地，還鄉的夢不知做了多少遭，但是只可對着這浩渺的碧波，起無盡無限的悵茫呵！你們兩人都是從這條波心裏遊去的，使我不能留挽的是這一條波浪的飄激，然而，從這個長流裏，正可寄送着我們交相憶念的情緒呀！

一九二五年的正月初八日，我離開這給我以久遠的熟識地上海，到紹興去。朋友勸我不要去，我也不想去，琴秋勸我不去，澤民勸我去，後來也勸我不去了。然而不知怎麼的，我終於去了。我最恨這些人事的糾紛，所以在久熟的上海引我愛好，也引我憎厭，我對於人們的誤解只能以遠避來恕却，我更不願我爲此而困苦，唉！何等用盡心力的我想擺脫呵！我那裏像現在這樣迂迂曲曲的，把思想裝在這田螺殼裏似的而不能跳出呢！

在動身的前一天，那個傍晚，我倚着這個窗欄，又

聽着淒切的提琴聲，我正在等待琴秋爲我理行裝呢。那一夜，我不禁思念二三年的秋天，我的心裏已生了不易除拔的悵茫了！

紹興的人情使我厭倦，但我是個陌生的旅行者，我又何悔於此行呢！即使我是得了一個不可毀滅的惡劣的印象罷，「此土不可居，更擇他土宿。」我必將棄之如破履！如對於所有的那些爲我所厭惡的地方一樣。然而到處的風景是使我愛好的，我於是陷入這種矛盾裏去了。就是動身還家時，我也是那種矛盾的心情，唉！不能爲你們想像的，我的混亂的思想，我竟被捲在這些濁流中了麼？

爲着戰爭的關係，滬杭車是早停了，只能繞道走寧紹杭一帶，在晚上五時，往寧波去的船開了，經過你們每人所過的吳淞口，船是靠近海邊走，雖然不十分巔簸，然已使我難受，一夜未得安睡，一到朦朧曉色時，船已靠岸了，我也就起來，憑着欄干，領受五更晨風的吹拂，淒冷極了！天色還是魚肚白的，朝陽未起，却有

一二夥星星，半闌月兒，淡淡的掛在天邊，真是一曉風殘月」，「此去經年」，淒其的不堪設想的別况呵！

次日早上坐往曹娥江邊的火車，天色儘是陰陰沉沉的，臨窗眺望，山山水水往前去，往後移，在搖動與旋轉之中，使我不能靜靜的欣賞，沉醉在這新鮮的境地裏。直到中午，纔渡曹娥江。已落着濛濛的細雨，與同行的幾人在小飯店裏匆匆地吃了午飯，纔下這小輪所拖的烏蓬船。風吹着，吹着，雨是下着，下着，打着船篷，瀟瀟索索的，每個旅客都凝神，或是頹然的來接受這個風雨！枯寂與倦意圍繞着他們。我呢，悠靜地聽着這拍激的雨聲，水聲，深深地憶起舊遊的情況，而今已消失，不能復得了！

到紹興已是暗黑了，我失神地茫然地上了岸，不知歸遊還依然否，我努力的想提起我已沉埋了的先前的心情！黃包車過大路，我便注目的看兩旁的店門，希望能見到四如春，四如春終不會見，我想念素玉女士，不知她現在何處？然而我總提不起先前的心情來，在這多變



的境地裏，已不復是我舊遊的境地了呵！我近來的心情，可以說是統統麻木了的！

第二天的早上，還是陰沉的下着細雨，就在新旅社對面的越安公司等輪船，全是魯迅先生小說中所描寫的人物，呵！擁擠極了！輪船開了，人聲的吵雜還包圍在這四周，煩厭極。紹興亦是敗兵所過，加以搶劫的地方，雖在稻豆相交的阡陌中，也顯出一種悲涼的境況，本來有汽車可直抵錢塘江邊，汽車被丘八們毀壞了，不能開，只得坐這慢而悶的小輪船，到西興竟已五時了！天色漸漸的暗下來，風呀，雨呀，不休不息地，發了狂似的在吹打着，離西興渡頭還有五六里路，怎麼樣纔好到得呢！穿着皮鞋，却沒有雨傘，黃包車叫完了，只有那種蕭山轎，轎夫圍住了的攬生意。同伴連我四人都坐了轎，石板路的水積得有寸把高，轎過時，華拉華拉的響，走完市梢，却是一條泥路，那麼樣的濕滑，轎夫們走着，同聲相和的喊：「滑——滑——當心滑——」轎子停在江邊黃沙灘上，說是渡船已沒有了，怎麼辦呢？叫小船

搖過去罷！小船上說沒有櫓，因為白天總是輪渡的。暗中，大家只是默默着，遠望隱隱約約的幾盞星火，又像在山之半中，又像在樹叢裏，渺渺的有不可捉摸之感！而濤聲澎湃着，怒吼着似的，顯現這驚恐在渺茫與神秘中。風吹得轎頂的木蓋格格欲飛，雨又斜灑着，寒氣更陣陣的逐來。手足冷凍了。

夜渡的情景使我再也不能忘記的了，在海灘上停留的一瞬裏，我深深的體會到了人與自然的交接，自然的威力！我懂得這有限的人生，將如何處置牠？

這時候，轎夫們却口口聲聲的說：「只好還去！」還去罷，棲息在什麼地方呢？西興所有，只是幾家又髒又小的飯店，幾個赤脚大手的人在門口喊：「客人，時候還早，吃了飯去！」至於旅館，就連又髒又小的也沒有。轎夫的提議還去，不免又令我感得他們是帶有幾分惡意的。輪船的機器轉動聲從遠處來，在恐慌的無所適從的心裏，若有了攀援。同行的幾位中二位早出轎了，高聲的喊，要那隻輪船渡我們過去，再二的說呵，總算允

許了。但須待半小時，等他們吃完飯纔開。於是先上拖船去。

我的脚已是冷凍得僵了，轎子不能連人抬上拖船，只好走上跳板，這跳板只有一尺來寬，又薄，人走上去，一有重量，便搖動起來，而這跳板下都是無底的海水，我雖生長在海邊，然竟受不起，對於海水的驚怯。跳板上是泥濕濕的，又是半高跟的皮鞋，又是冷凍，我立在跳板上，竟不能伸一步了，轎夫背上我走進拖船，當時不覺得這情形可笑，還想起來，實不能自信了。大家縮在拖船裏，漆黑的沒有一絲光明，轎夫們燒烟吃，纔在他們噤的一響中，看見火柴的燃燒，從這燃燒的一瞬間，彼此相見以隱隱的黑影，風吹着，波濤響着，雨點瀟瀟殺殺的打在蓬上。

轎上岸，南星橋的街上積得有一二寸高的水，比那西興街上還高些，轎夫們拖泥帶水的走，我在轎子裏雖然也被風吹着，雨飄着，但與他們比較總覺有天差地遠，而從這比較裏也使我生出種種的不安。向城站去，一路十分

清靜，沒有可聽的雨鞋聲，時候雖已九下，但往日還是熱鬧之時。轎子停在城站旅館前，一出轎，我更驚詫。不夜的城站，竟黑暗冷落到這樣！城站旅館的門關着，玻璃窗裏閃閃的有幾個人，但不來招呼我，反搖手以示拒絕。不得不另往一帶所有的旅館去，統統都不留客，統統都被閩軍搶劫完了。往何處呢？這樣的狼狽呵！警察說福安旅館可以住的，這是一家極小的棧房，也曾被搶劫的，不過因為規模小，所損失的也小，房間的狹小與設置的簡單並不使我討厭，難受的却是被服的污髒，我已經那麼倦怠而急於想休息的，但一看到這種污髒，嗅着那種怪氣息，坐在椅上，再也不想安睡了。據茶房說，被單雖是髒，棉花倒是新的，我就想那麼去了被單，蓋棉花罷，拆開來一看，固然髒少些，氣息也減些。就是這樣睡了一夜。次日早起，天空還在飄着紛紛的大雪，屋上已積了些。鼓着輿緞去訪友，在那裏午飯了，一同往靈峰看梅去。

午後雪止，天色却還是陰沉的，山徑寂靜，跟着我

們的惟有步履的聲音，我在這裏忘情於一切了！我現在已脫出所有的糾纏，所有的煩雜。我心在此可以沐浴在我剩餘的天真裏，沒有顧慮，沒有想望，也沒有祈求，也沒有悲喜！只在心深處，微舒出淡淡的悵茫！呵！無言的悵茫！要理既無從理起，驅牠去又是不去！淡淡的，空懸在我心裏！

靈峰的綠梅正是半開，與四年前我第一次見時一樣。寺中幽寂，極罕人迹。我立在花前，心頭溢着孤芳，我如何的想以一挹清香奉贈吾姊呵！然而我是惡濁的，我也是轉動在惡濁社會中的一分，我怎能與這山水，草木來比並呢？我將怎樣的羞慚呢！惠姊，你或者會不信；我自己明白，這一年來我不會做一點按時的工作，初時我覺得太不慣，不過因此而解除我歷年來所受的團體中的糾紛，同事間的傾扎，這是痛快的。但這裏也有個分寸，久而久之，倦怠是意中事，豈只倦怠，復加以別種壓迫，這壓迫，是你所深嘗的。我的生活不是寄記在我能力裏，却是寄記在我的情感裏，我不安與懊悶時生時

滅，在此又給了我不少的教訓。我有時分析我自己，我自知，我的思想是放浪點，但我的行爲終不能超脫，而是拘束的。我們是二十世紀的女子，還是不能脫出十九世紀的遺毒罷，我這麼想。

下靈峰，走到岳墳已天暗了！雇了划子還去。那是黑夜，天上閃爍着星星，與水光依微相映外，只沿堤的街燈，與別墅中的明燈，遠遠地耀着。

這幾日來，每日變換了新的環境，有新的感觸，但一是，我的惠姊，近來我遠不能比先前，所接觸的多了，感覺都是泛泛的，不深切的，先前，社會人情對我還隔一遮着一重薄幕，現在我已走進薄幕，所以一切都不能深沉明晰的了。

這一晚住在湖邊，第二天在大早就往靈隱，上韜光，登北高峰。一路不担擱，無心觀賞，爲的怕不能上這高聳的山峰，而靈隱是爲我所最熟識的，現在還沒有到香市，又因時局的關係，遊人極少，在清寂中，卻深感到佛像的莊嚴！韜光是被高密的竹所圍，瀟瀟的，在這

麼陰沉的天氣，更覺冷意了。遠遠望得見錢塘江，在湖山之外，天然一線，我的懷鄉夢呵！及至上北高峰時，越走越高，竟像高不可接，石級一層一層的，又極曲折，只好在那擺有石凳的處所，一次一次的休息。

北高峰巔還留着積雪，我們就在那寺後的院子裏，圍雪花做菩薩，手冷極了，菩薩却始終做不成。疲極，就在階前的矮凳上坐了下來。歸途很匆急，然到靈隱已天暗了。

到湖邊時，同行的李先生竟至一步也不能再走，歎爲生平所未有過的第一次，走得那麼多的路。他說：「平地的路他可以多走些，但山路却不會走的。」還有一位劉先生也說疲憊得不能再動了。那時，我倒還不覺得怎樣，雖然也很疲倦，過了一晚，靜靜的休息之後，却深深覺到腳力的怠懶了！

這一日決意還家去，但火車不通，只有軍用車，軍用車也是疎疎落落的沒有定時，我又不能坐，只好去問長途汽車，說是沒有客車，只有包車，站房裏還有兩個

客人，坐在等同伴想定包車的，這樣，便定了一小包車，後來人越來越多，竟有十六人之多，全是往海甯的，大家商量的結果，定了一大包車。但所有的四輛車子，均開出了的，只好等着。這些車子大半是舊破的，據說都是買的杭富路的舊車來修改了用的，這怎麼得了呢？我們是上午十時到車站的，直等到下午三時半，纔得上車。這條規道是泥路，初初造時，只鋪得薄薄的螺殼，天一下雨，便泥濘得不堪，高低不平，溝裏滿積着水，車子走在這條水道裏，竟開不動了，輪盤轉來轉去的在水溝裏，這水溝可以埋沒車輪呢。到家已是五時過了。

一到家，心情本可以安靜些，但這小城裏的人們，自從經這次潰兵的吵擾以後，一聽到什麼消息，便用了他們的驚恐而傳說起來，使得每個人都担心了。在家的兩天裏一無所事，海邊走了幾次，又逢着天連綿的下着雨，除吃年糕談話外，就是這麼過去了。

第三天的早上，又遠別我這離多會少的故鄉了。上車時，天已濛濛的下着細雨，汽車站就在裏塘，不多幾



步路，即是海邊了。真感到『春雨樓頭百尺簫，何時歸看浙江潮？』的那茫悵的情緒！偏偏這車子是壞了的，開出不到二十里路，就不能走了，在路中停着，等別的車來換車胎。這樣中途停留一小時，或一小時半，不知有了好幾次，如何的不耐煩呵！車中有一位客人說：『呵！這真是長途氣車！』大家一聽這話，初初還不懂他意思，後來笑了。車子一步一停的總算到得杭州，已快五點鐘，試想想，九十里的汽車道，竟了八九個鐘點呢。豈不是長途氣車麼？真不錯呵！

次日早渡錢塘，不幸又是雨過，積水未退，泥濘與來時一樣。渡客又擁擠得不堪，只好仍坐轎，靠了轎夫的力量，使得可以早到對江。但西興到曹娥的輪船是停開着，怎麼辦呢？一位章君已包定了一個小汽車，誠懇請去坐，這樣就帶到了紹興，在大保佑橋雇了一隻烏蓬船，說定到曹娥的。

紹興的烏蓬船，據說是極有風味的。『春水碧如天，畫船聽雨眠。』韋莊詩中所寫的畫船就是。近來周

作人先生在雨天的書裏也說到這種烏蓬船的。但我對於牠莫說引不起絲毫愛好，坐在裏面，竟至一刻也捱不過的難受，我是暈船的，這樣的難受，終至嘔吐了。我這種難受，很使座中的紹興人見笑了。他們說，坐這種船，倘然是無伴的，那麼至多也只感得一些無聊，同厭牠走得慢，若然有同伴，那倒是很有意味的呢。在半夜，十一時到了曹娥，上岸住客棧，章君是留住船裏的。

天還未亮足，客棧裏的人聲已十分吵雜了，六點鐘起來預備渡江，很急忙的，惟恐趕不上火車。到江邊的這條路上，黃包車呵，行李擔呵，好像繩貫了的一排人，前後是擁列，而少有參錯。初起的朝陽，照着我清醒的晨心，照着微波泱泱的舜江，照着這不知名的山，這是一個不能忘懷的印象：那山色是淺青的，十分秀麗的緊貼着披了雲霞的天空，牠們如像一對相愛者的擁抱着。如此秀麗！如此玲瓏！這正是我夢想的天國呀！我幾曾擺脫了這煩惱的世界，沉醉在大自然母親的懷裏呢！



一過江，在擁擠中買好車票纔得上車。車子開動了，車外是一重山，一重水，無數情物，無數思緒！怎樣說起？我思索，我還憶，我有慚於這山水呵！憑這一刻的清寂，我珍惜地來寄贈了呵！晚上又登了去上海的船，我離這些可愛的境地是更遠了。船開時，水聲拍拍，又是暗淡的燈光，真令我清切的憶念到出皖時，那江山船裏的情景，是如何的天真，如何的頑皮，如何的嬌怯，如何的快樂？那天晚上竟不能安眠，低唱：「泫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州古渡頭，河水點點愁；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到歸時方始休，月明人倚樓。」茫悵呵！

船靠十六舖天未亮足，又是「曉風殘月」時。

到上海了，依然那樣的煩雜，那樣的無聊，加之以倦怠！怎麼好呢！這次的行旅又是一夢，簡直是一個夢呵，你想，這情景不是已去得遠了麼？

一九二七，三，一二，在上海。

## 大家的小品

(七十二)再譚影

李荊石 江紹原

紹原先生：

小品一項，我被牠引起的趣味很不少。因為這些事象，是平常慣見而最易忽略的。雖然有時無意間也引起人的注意去研究，或想到古書中曾有過這樣的先例。但這不過是暫起的微波，一瞬間又消滅了。自小品誕生後，在語絲上公然見到我們所認為值得注意，值得研究而又屢屢忽略過去的事象形諸筆墨間了，我是如何的喜歡！我也記得些這類的故事與傳說，常常也想寫出來寄給你，供你有價值的研究。總沒有閒暇得提筆，這是我「心有餘而力不足」的老毛病！

今天偶然翻開語絲第一一七期，又見到「小品之六四」一則譚「影」的文字。關於「影」的材料，我也有幾條，乘這一點鐘的閑工夫，寫出來寄你。如以為無意思，請得列入小品之末。

(一)「鬼子無影，老陽子亦無影」此二語所出的書

名記不得了（如果必須考出，容後檢察再寄）。但故事倒還記得：一個八十幾歲的老頭同他的太太還生了一個兒子，宗族中都有些疑心不是老頭的血統，因此就起了訟事。恰遇着個奇怪的審判官（髡鬚是丙吉），他說，這不難辨別，「鬼子無影，老陽子亦無影」。曝兒於日中驗之，果無影。

（2）吾鄉父老們嘗說：幾多年前——大概是他們及見的時候——有某甲忤逆不孝，常常毆打他的父母。一日，他行到水邊，忽然見影裏頭上插着一面黃色小旗子。他很詫意，用手摸摸頭上，沒有什麼東西；問旁人，也不見有什麼在他頭上。後幾天就被雷劈死。（這段話很有點像趙匡胤送妹戲曲中「因吃水而見龍影」那一段。）

（3）吾鄉婦女們不許她們的小孩——一歲以下的小孩——照鏡子，據說照了不會說話，要變成啞吧（設果有效驗，現在的大人先生們，應當趕快的買幾千萬面鏡子，命警察，遠處鄉村特派專員，沿門挨

戶的去照那些一歲以下的嬰孩。幾十年後，豈不就免得「禁譚國事」，「箝制言論」種種的麻煩！）。

（4）吾鄉風俗，結婚時新娘須佩銅鏡。入洞房後，則將銅鏡解懸門楣上。據說是邪祟怕照影在銅鏡裏，有此牠就不敢來。（這或許是自「秦鏡」之說轉衍而來。）

（5）吾鄉有喪之家，做齋打醮，都與在米斗的正中央放一面鏡子。我雖不懂牠的功用，想必是與前項一樣用意。但豈不將他們「追薦」的「亡魂」驅跑了？

（6）吾鄉傳說：瘋狗傷人，不必一定咬破着肉體或衣服纔能為害，就是牠的氣呵在人影上，那影的主子也要孕小狗呢——倘若不治的話。

（7）吾鄉治「北風疙瘩」，（病名，又名「鬼飯疙瘩」）。虛弱的人每每被冷風吹着，渾身的皮膚就奇癢難熬，使你抓得雙手不停，抓過處隨起些黃豆大的顆粒，就是此病。我幼時最易得此病，也最厭嫌

牠。記得曾有人替我用此法治過，但我有時瞞着大人們不治牠，跑向牀上擁被大睡，一熱也居然好了。將患病者拉到牆下，令其背牆或面牆而立——但須緊貼牆上，兩手伸平齊肩，兩腿亦須分開。用木炭（粉筆，石灰都可）緊緊的繞着病者的邊緣，將牠畫成一曲線形留在牆上。又拿些大米飯（因為吾鄉吃的是大米，想來旁的飯也可用，只要是顆形象病粒的。）將病者周身擦過，棄去讓狗吃了。然後用一把稻草燃着火燒那牆上象人的曲線形。從頭到脚都要燒過，就算手續完全。（這條雖不是關於「影」，但也是影一類的，恐怕就是由「影觀」引申出來，也說不定。並且可以作先生所引「灸影治病」一條的旁證，故附及之。）

關於「結髮」和「豎柱上梁……頭髮」兩項，我也打算供給先生一點材料和意見，俟下回有機會時再寫寄上。

上面所說的「吾鄉」，是雲南宜良縣，在大部分的

北京人看起來：「萬里雲南」，簡直是蠻子地方！「夏虫不可以語冰」，可惜「老死不出門坎」的北京人，不肯「辱於敵邑」走走！順頌  
撰祺！  
李荆石，十六年，二月二十五大風中。

### （二）

荆石先生：

尊信早已收到。今夜在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偶讀唐人張鷟的朝野僉載，得見下條：

柳州，古桂陽郡也，有曹泰，年八十五，偶少妻，生子，名曰曾，日中無影焉，年七十方卒。親見其孫子具說；道士曹體一，即其從孫姪，云的不虛。故知邢吉驗影不虛也。

老陽子無影說之存在，可算是無疑了。鬼子無影云云，我記得也聽人說過，而且鬼自身髮髯也被信為無影。

關於結髮和匠人用髮事，切盼賜教，函寄北京廣東均可。

紹原謹復。四月七日

## 閒話拾遺

### 二八 改門名

仍生

北京歷代元首因爲風水關係不敢開闢的一個門洞，現在居然出現於南北新華街的「十字街頭」，至少，在我看起來是中國進化的一件證據。不過，門剛開了未久，又爲了區區「和平」兩個字的名稱，鬧了一番小小的波折。好容易費了兩星期的工夫，搭架敲斧，生生的將那花了幾百元請名書家華世奎所寫的匾額取下，而換上市政或警廳恭擬的「興華門」三字。這件事於我們市民並無什麼影響，不過我們一種吃閒飯的人，却免不得於閒空的時候，研究一下。

據說撤換門額的理由是這樣：北京大城中間有個「正陽門」，所以元朝亡於至正。左邊有個「崇文門」，所以明朝亡於崇禎。右邊有個「宣武門」，所以清朝亡於宣統。好似三朝的覆敗，都是這些門名，有以致之。現在又在前排的城牆上開了一門，喚做「和平門」，雖

然現代的元首或其年號，均無和平的字樣，但考北京各家住宅的屏門上所貼的四塊硃箋，多數是用的一「中正和平」一句成語，由此可以斷定，「和平」二字確實與「中正」二字有關，所以爲避這一「讖緯妖言」起見，不得不「必也正名乎」的。

但我對於上面這個論調，很不贊同，理由是推論謬，連比起章士釗式的邏輯，都不如了。照上述三條定理，是年號於門名相同的，應該倒霉，並不是反有歡迎勃興之意，以此推下去，則「中正」雖與「和平」不無關係，然適足以促「中正」之覆敗，使之與至正崇禎宣統同歸於盡，或許南赤亡於「中正」，亦未可知，這樣絕妙的詛咒的方法，比陸壓道人跪在葫蘆前面磕頭，強得多了，爲什麼一定要「不可終日」地換去，難道也是受了孫聯帥「愛敵主義」的惡化麼？

我還有一點感想，便是興華二字，與新華的讀法相同，必易引人誤會，未免有「汪麻子」「旺麻子」「馬

玉龍」「馬雲龍」之弊，譬如將「永定門」改為「振陽」，「中華門」改為「添安」，雖然極雙聲疊韻之能事，可是引車賣漿之流，勢不至爭毆破頭不止，這點倒要注意。至於友人所云，「中華門」與「正陽門」剛好合成中正二字，也得改換纔是，關乎這點，又成爲「門際」問題，範圍太大，恕不再說了。

一六，四，十九，於曲尺齋。

二九 皮帶與戀愛

經 菴

據一般心理學家的調查，兩性間引起愛的媒介，不一定爲很強盛的衝動，往往因着細微的事物，就能真個的卿卿我我的戀愛起來。那一種引起男女相悅的特質，稱爲性的崇拜物（Sex fetish）。如體質方面的眉眼哪，膚髮哪，鼻喉哪……；行動方面的聲音哪，步態哪，儀容哪……；服飾方面的皮衣哪，領服哪，絲帶哪……；在在都可引起異性的喜悅與愛慕來。這以上的事物與戀愛，凡研究心理學者沒有不知道的。不過近又發

現一種性的崇拜物，——女性對男性者——在我看比任何特質，格外的有吸引的力量。是什麼呢？就是皮帶！祇因從前的心理學家沒有將牠列在性的崇拜物內，所以我特地的把牠申述一番。欲求女性愛者，不可不大注意也。

自客夏北伐軍，出發廣東以來，到現在不過半年多的工夫，而湖南，而湖北，而四川，而江西，而福建，而浙江，而江蘇，大江以南，都成了所謂赤化的領域了。其實，在我看，政治上所謂「赤化」，是沒有的，不過在戀愛上傾於「皮帶化」而已。——黨軍上自總司令，下至排連長，及宣傳員，均佩皮帶一條，以別於一般士兵。——南昌在未入國民政府領域之前，男女社交是不能公開的，舊禮教充斥人們的心目中，男女間的隔膜，好似有高山大海一般。及黨軍一來，舊禮教乃隨軍閱以俱倒，男女社交，遂由隔膜而公開了。社交公開，是公開了，不過在女子方面所樂願與周旋者，非一般尋



長衫的先生們，乃是佩皮帶的官長們。在這裏的婦女，尤其是女學生，對於佩皮帶者的愛慕和景仰的心，可說已到了白熱度。不惟局外的長衫先生們，看了驚異，就是當局的皮帶官長們，亦有點料想不到。據云，——當然是佩皮帶者——湖南的女子比江西的還要甚些。她們中間往往有以爲交際不到一個佩皮帶者，是爲可恥的，——當然交的愈多，愈覺有榮，——因之，很懇切的求其女伴爲之說項介紹者。

至於皮帶與戀愛的各方面的心理和態度，亦不應缺而不論。今先談談一般頑舊的古董先生們，他們的思想，是時代落伍者。他們在國民政府之下，雖有時亦發幾句「民族主義者，中山先生之主義也」的濫調；但是對社交公開，自由戀愛，依然視如洪水猛獸，心目中有「一百二十分的看不過去，祇是不敢明目張胆的反對。——怕有反革命的嫌疑？無已，惟有把自己的女兒，關在家裏，不給她到學校去，以免皮帶之惡化也。」

在穿長衫的哥兒們呢，他們對於社交公開，固是十二分的贊成，不過眼看着女學生們不睬自己，天天隨伴着佩皮帶者，卿卿我我的過神仙生活，不由得醋勁大作，要罵她們勢利心，虛榮心太重也。有某男校學生，曾向某女校學生出數謎語，內有「最有吸力的東西是什麼？——皮帶，南昌近來最多的是什麼？——臨時太太」等語。由此可知穿長衫的哥兒們對皮帶與戀愛的心理之一斑了。

以上是局外人的心理和態度，今再說說局中人。在女性方面，她們久被舊禮教束縛着，一向不得到社交場中，與男子自由往來，這當然得不到性的慰安。今一旦被青天白日下的健兒，將先前的重重障礙，一掃而光，這叫人如何不感激，不愛慕呢！況自身的前途，靠他們——佩皮帶者——幫忙處正多着呢？若不熱烈的親近他們，將來自身的前途，怕未必能光明罷。有一位佩皮帶的朋友給我說，他在湖南時，曾告女性之求愛者道：「

你們和我們要好，是真愛我們呢？還是要利用我們呢？如果拿我們出風頭，這樣的求愛，是我所拒絕的！」利用他人之皮帶，以出自家之風頭者，固有其人；但其中因久處於雙層壓迫之下，愛革命的心亦未嘗沒有，今見革命的青年同志，自然要表十二分的同情了。且佩皮帶的同志們，不但外表有赳赳武夫的精神，內中亦多有風流蘊藉，文質彬彬者。像這樣的雙料人才，——所謂文武兼全——怎叫人不醉心呢？在我看，這很有點像德國婦女們愛慕有創疤的武士的情景。這是不可以其有虛榮心，而一筆抹殺的。

在男性方面呢，長途的出征，每日過那單調的戎馬生活。家庭的快樂，固然拋棄了，就是社會的愉樂，亦很難有機會享受的。今得蒙愛神青睞，肯惠然降臨，慰安那孤寂的心懷，怎能不竭誠的歡迎，拜倒呢？況且他們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，生命何時犧牲，實未可知。及時行樂耳，何暇顧慮其他！所以同愛人談心哪，親吻哪，吃大菜哪，逛戲園哪，遊百花洲哪，……次數愈多

愈好，時間愈久愈妙。他們大有「戀愛君莫笑，出征幾人回」之慨。至有人說，他們名為尊重婦女，其實是弄玩女性，那我非局中人就不敢妄加猜度了。

戀愛固是自由的，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的。不過以我個人看來，——我雖是個穿長衫而無皮帶可佩者，但自問尚無酸意，——在這個革命的年頭兒，所謂軍閥尚未肅清，帝國主義尚未打倒，真是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為？」的時候。若不極積於革命工作，而顛倒於「溫柔鄉」中，怎能免得「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」，把全副革命的精神，盡銷磨於情場中呢？「好漢要死在陣頭上」，這是革命的標語。試問當出發時，因眷念情人，戀戀不捨，除灑離別之淚外，又繼之以相思，失眠。到前線後，給情人來信說：「我自出發以來，神思顛倒，你的倩影，縈繞於懷……整個的心魂，竟完全的被你征服了！……」像這樣的情況，革命云乎哉？成功云乎哉？

十六年四月一日，于南昌。